



## 父亲的脊梁

吴娟

父亲已经离开我两年多了。两年多来,我时常想起恩重如山的父亲,想起父亲用他那坚挺宽大的脊梁、安全温暖的怀抱,呵护着家人。此时此刻,父亲背着我爷爷看病、背着我过河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,下着小雪,我爷爷突发高烧、呕吐不止,村里的赤脚医生治不了爷爷的病,建议去公社卫生院治疗。我们村距公社卫生院好几公里路,天黑路滑,风雪交加,当时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,一家人焦急万分,束手无策。这时的父亲脱下棉袄披在爷爷身上,背起爷爷就走,我和母亲拿着暖水瓶和简单的生活用品紧跟其后。夜里两点多钟才赶到公社医院,叫醒了值班医生,给爷爷诊治,打针、吃药,稳住了病情。爷爷在病床上睡着了,父亲则坐在医院的连椅上睡着了。我和母亲相互依偎地坐着,看着爷爷,也看着父亲,有心疼,也有安慰。

还记得我上高一的那年秋天,父亲用自行车送我去学校。自行车横梁上驮着我在学校一个月的口粮,后面坐着我。学校离我家几公里,途中要经过一条河,当时河上没有桥,就在河水中摆一溜石头,过河的人,需踩着那溜石头才能到达河的对岸。没有想到,当父亲和我到河边时,澧河涨水了,原来能踩的那溜石头被水淹没了。若退回去改道,还要再绕十公里的路。

这时,只见父亲脱下鞋袜,把裤腿挽过膝盖,弓着背先扛起一口袋粮食,蹬着没膝深的河水,艰难地把粮食扛到河对岸。接着又回来扛自行车,那是一辆“二八”自行车,父亲蹲下去,把自行车的横梁扛在肩上,向河中走去。我看到前后两个车轮子还在父亲肩上时不时地转动,车把子几乎挡着父亲的视线,带轴脚

蹬顶住了父亲的腹部,这更增加了过河的难度。这时,我很担心父亲,生怕他走不稳摔倒在河里。但父亲弯着腰,咬紧牙关,硬是坚持把自行车扛过了河。

过河后,父亲把自行车放好,又过来背我过河。看着父亲来回几趟背粮食、扛自行车,已经累得精疲力竭。我不忍心再让父亲背我过河,执意要自己蹚河水过去。但父亲说:“九月天河水凉,你不能下河。再说你蹚水也不安全,我不放心。”父亲不由分说背起了我。由于河底的石头高低不平,有的还很光滑,父亲叮嘱我搂紧他的脖子,小心翼翼地用脚触摸着河底,有时踉跄一下,父亲极力稳住脚步,再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行。伏在父亲背上的我明显感到父亲气喘吁吁,还不时地把我轻轻地往上一托。每托一次,我都能感到父亲的腰弯得更深了。我在父亲背上努力控制着情绪,这是疼我爱我的父亲啊,一个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父亲啊!他把对女儿的爱都体现在行动上,无私的爱就是一座桥。

抵达对岸时,我摸摸父亲的脊梁热乎乎的,再摸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,我心疼父亲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。可是父亲则穿好鞋袜,放下卷起的裤腿,继续用自行车带着粮食和我赶路,一直把我送到学校。

时光荏苒,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父亲苍老了,头发变白了,腰变弯了,曾经给老人带来呵护,给孩子带来依靠,给全家以支撑的脊梁也变驼了。

两年前,父亲病了,病得不轻。他躺在病床上,我坐在病床边,用手抚摸着父亲佝偻的脊梁,思绪万千。我仿佛看到,在那个靠挣工分给点粮食还不够吃的上世纪六十年代,为了照顾病中的爷爷,也为了养活一家老小,父亲毅然决然地辞去了上海钢铁厂的正式工作,回到乡下种地,用他的坚实脊梁撑起了我们这个家;我仿佛看到父亲辛苦地在做木工活,把做好的农具和家具,背到集市上去卖些钱,供应我们几个子女上学读书……想起父亲操劳的一生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我多想让父亲快点好起来,可是父亲没能逃过这一劫,他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走了,没有了父爱的我,再也看不到父亲欢天喜地开着三轮车到车站接我回去,再也看不到父亲倒几趟班车,扛着面粉、蔬菜送到我的住处了……

父亲啊!我亲爱的父亲,我为您祈祷,愿天堂没有病痛,愿您在那里一切安好。父亲啊!这辈子做您的儿女,我没有做够,下辈子您还做我的父亲,好吗?

周志斌

一定在夜晚,抹去了什么  
一定在黎明之前,忘却了什么

该抛洒多少泪珠  
才得以在地平线上  
以高远、圣洁的姿态  
悬挂成永恒

该掩饰多少苍凉  
才得以在人世  
以明亮、火热的隐喻  
燃烧一生的至暗

凝望朝阳  
须臾与永恒各自交出  
幸福,落幕,荒凉,等待

终至互为陌路

## 朝 阳(外一首)

朝阳冷眼审视  
华发早生,繁花似锦,或秋风

萧索  
一如千年万年

高悬头顶  
不动声色的群星

慢

一切都太快,容不得驻足小憩  
清晨的露珠,还挂在草尖  
黄昏的炊烟,已飘渺在  
土砖青瓦间

一切都好快,忆完这四十年

也只需一瞬间

怀念一种慢。你背负着筐  
盛满大把金色的时光  
走在你身前的黄狗,慢于记  
忆。慢于  
一点点落草的夕阳

如果我会写诗,一定会写下  
夕阳怎样追逐  
你的倩影

你的倩影以怎样的一种慢  
让四十年时光  
黯然神伤



荷田

杨萍 摄

## 菊 花

黄光军

前不久到昆明,回家的时候带了两捧花,一捧送给来接站的姐姐,一捧送给老婆。老婆收到花很高兴,捧在手里嗅了又嗅,直夸花儿美。

昆明是春城,是花城,鲜花很多。昆明的花市全国有名,花市的鲜花漂亮又实惠,一大捧鲜花好几十朵也只需十五六元,连素来不问花事的我也忍不住买了两束。

老婆麻利地拆开花束,一朵一朵仔细修剪,然后找来花瓶,瓶里加水,把花儿插进瓶里,花瓶放在客厅,微风拂动,幽香扑鼻,鲜艳的花儿让客厅里顿时生机盎然。

老婆问我这花叫啥名字,这可把我难住了。花儿就是花儿,在我眼里都一样。老婆问了等于没问,自顾自拍了照片到网上寻找帮助,然后发现这就是菊花。我千里迢迢从昆明带回来的竟然

是最平常的菊花。

难怪我在那花店里看到的花儿,虽然颜色各异、大小不一,但是看起来都长得都很像,原来是到了菊花专卖店了。这种菊花颜色深红,比硬币大不了多少,有的已经完全绽放,重蕊叠瓣,开得非常热烈,有的还是小花苞,含苞欲放。花朵下面是修长的茎,茎上有叶,花茎很细很细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,两个星期过去了,花瓶里的花儿一点不见萎缩,反而花苞都在慢慢绽开,一天天长大,长成鲜艳的花朵了。我们不禁感慨:这花儿的生命力真强,开得这么久,还这么香。

以前我们偶尔也在田头路边摘过些野花,插在瓶里,过不了三天五天就蔫了,比不得昆明这花,越开越旺。

大概是第三个星期,我有天去看花,突然发现有一朵花耷拉着,仔细一看,原来是花朵下面的花茎折

断了。我很心疼,想把花儿扶起来,但是扶不直了,只得小心翼翼地剪去。我问老婆,是不是她不小心把花茎弄断了。老婆很惊讶,她说她没有。

隔了两天,又有花儿耷下来,随后隔三五便有花儿耷拉着。我这才明白,花儿虽好,花茎却率先坚持不住了,是花儿自己折断的,并不是人为折断的。

我把花儿放在手心反复观摩,花儿一点也不见萎缩,依旧开得那么灿烂,每一片花瓣都舒展着,仍然那么美丽,但是它的茎却首先撑不住了。美丽的花朵是花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

大约到了一个月的时候,整捧花的蔫态已生,花叶枯了,花茎软了,花朵耷下来越来越多。看到的时候心头涌现的不再是喜悦,而是心疼,最后只得取出来丢到垃圾桶里去了。

